

# 从“王朔电影”看八十年代的社会变迁

## ——以影片《顽主》为例

徐紫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200)

**摘要:** 八十年代站在特殊的历史拐点,书写了无数个体生命“怒不可遏”的意气风发。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美、真理和个性的向往和追求,对国家、社会发展和对未来的殷切期许,启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无数个体怀揣着骄傲和梦想用探索、觉醒和闪光的勇气镌刻了一个国家的青春。与此同时,黑白电视机、喇叭裤、交谊舞混合着哲学、美学、诗歌等也共谱出了一幅物质伴精神的新新图景。

**关键词:** 王朔电影; 社会转型; “顽主”

### 一、多种意识形态下的顽主形象

1988年,以王朔现象命名的王朔电影,又称电影王朔年,同一位作家的四部作品在同一个年份里被不约而同地改编成电影,同一类带有“痞子”气的顽主形象在银幕上集体亮相,这使得1988年的中国影坛有了别样的色彩。这四部影片分别是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当年颇为引人瞩目的四部王朔电影中,与王朔小说成为和谐的小狐步舞伴、成为佳联偶句的是米家山的《顽主》。影片充满讽刺和戏剧的色彩,将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期中复杂多元、相互交融的精神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电影改编自王朔影片的同名中篇小说,由米家山导演,张国立、葛优、梁天主演,剧本由王朔和导演米家山共同完成,电影的情节、语言是属于王朔的,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部电影就是跟全社会开了一个大玩笑,但是电影氛围与情绪的营造是米家山的功劳,“顽主”这个词是北京俚语,一般认为带有贬义,指那些不正业整天瞎混的小青年或者纨绔子弟,在小说中,王朔称他们是厚颜无耻的闲人,大概就是公众对这类人的看法。但是顽主跟臭流氓不是一回事,他们不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他们把“玩”当成正经事,虽然可能是不务正业,但未必不学无术,所以有人也认为顽主代表着一种“享乐精神”。《顽主》通过三个北京青年的眼睛,洞察了那个改革开放之初,中西文化极速碰撞,光怪陆离的八〇年代。

电影一开场,伴随着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王迪的一首《忧心忡忡者说》,导演米家山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火热、混杂的,同时也充满活力的八〇年代。而这幅生机勃勃、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市谐谑曲并不像其他中国大陆都市电影那样,只提供了一具悬浮的、空荡的舞台,一张足以乱真的现代影片,而成了叙境中的一场喜闹剧——三T公司出演的一方乐土。影片中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不想走父辈生活轨迹的青年,办了一家叫三T的公司,这三个T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意思”,这让人不禁想起导演冯小刚的影片《甲方乙方》,而诚如是《甲方乙方》正是脱胎于这个点子,演变为“好梦一日游”。接下来影片发展的三个场景正是对应着三T这三个业务。杨重(葛优饰)受到一

个肛肠科大夫的委托要求他代替自己与新交的女朋友杨丽萍过一天;于观(张国立饰)接待了一个叫作宝康的伪文青,要三T公司替自己三流文学作品办一场颁奖典礼;而马青(梁天饰)被一个女人雇来代替他的老公挨骂。显然,在现代背景下,人们很难去理解影片中这种整日无所事事的“顽主”青年。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形象却是当时一代青年空虚内心的真实写照,他们像国外的Hippies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理想和意义,所以只能过着灵肉分离的生活。在试图抛弃一切世俗的定义未果后,又为寻找生活真谛的迷茫感到疲惫。

在20世纪80年代,从电影功能上而言,正在由电影宣教转向电影娱乐。《顽主》这部影片当中,本是三个无所事事的京城混混游手好闲的勾当,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混混,由葛优扮演的杨重对哲学侃侃而谈,甚至可以和现代派姑娘聊弗洛伊德的哲学观念。他们虽然的确有着职业道德,但从成员的表达和行为来看,依旧是“什么也不干,看看武打录像,打打牌,要不然就是睡觉”的日常,和“从来不读书,也就不烦恼”的享乐主义。在外人眼中,这三个顽主什么都不在乎,这种被视作“无赖”的行为却在电影中被他们自己解读为“无所依赖”。这是在经历了是十年动乱后,突如其来的现代感所带来的冲击和陌生让人无所适从,一时间过去与现在巨大的思想冲击也使得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大多生活在迷茫无措之中。在这样一个思想多样化,思想碰撞的年代里是坚持自我还是随波逐流?是遵循传统还是另辟蹊径?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以影片中的三个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

在八十年代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对强权倾慕的人之本性下,有些各行业的高层掌握了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最高话语权。在影片中,全片以戏剧化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社会角色,呈现了掌握话语权的社會人物。如只会画大饼的投资商,跃进报编辑的儿子,道貌岸然的肛肠科医生,油腔滑调的小说作家以及善于说教的德育教授等。在这些人的对比之下,无烦无忧的三个顽主,反而在医院尽心尽责照顾他人的母亲。因为他人的无理索赔,只能去做替身演员还债的行为,无疑让他们成为全片中真正有道德、有职业素养的人。这样的对比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但也非常露骨与现实。人生对于这三大“顽主”而言,与其给别人做戏,让他人看得过瘾,倒不如让自己舒舒服服来得更为实在。他们自称为“傻波依”,但对所谓的德育教授在“五讲四美”演讲会上的批评又嗤之以鼻,他们在小区门口摆摊,给咨询的人自己的建议。虽然说建议都没有什么用,但他们也乐此不疲地投身在自己的“事业”中。就像张国立所扮演的于观对他父亲说:“我一不杀人,二不防火,三不上大街游行去”。在影片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当时那样一个是思想混乱,没有细想支柱缺少精神寄托的时代,唯有迪斯科带来荷尔蒙才能让人感到真正的“活着”。在王朔、米家山的合作下,影片构造了一幕小说中略

写了的“三T文学奖”的发奖仪式。在一个喜闹剧的格局之中，以电影的话语形态呈现了王朔式的语词亵渎与语词施虐。当京剧脸谱和靓丽的时装相继出现，学究、地主、富太太轮番登场，撒传单的女学生、朴素的劳动者等都被置于同样的空间之下，这些原来处于对立冲突之中的人物最后却一起跳起了热舞，似乎除了欢闹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重要的，生动大胆的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下人们混乱的意识形态下所拼贴成的一副色彩斑驳的画卷，所有阶级和社会角色于同一时刻登场，即便冲突不断，但也逐渐多元并趋融合。

在影片结尾，三T公司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只能关门大吉，然而第二天一早，虽然贴着停业的通知，但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这结尾的设计会有些让人迷惑，却可能暗含着两重意思，一可能是王朔的夫子自道，三T公司是他本人的化身，当王朔横空出世进入文坛时，他是一类叛逆，他所成就的显然不是任一种先锋艺术，无论是他的谐谑，还是他的纯情；无论是他的矫情，还是他的挚情，都只是制造了一种终归老少咸宜的通俗，这正是人民群众所热爱的，热爱他用锋利的市井语言撕破道貌岸然的虚伪，影片中排队的人群就像是对他自己的褒奖。另外，改革十年，解决了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催生出了更多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电影中这个镜头也象征着在社会转型期不知何去何从的社会集体性迷茫。《顽主》讲的是30年前的青年，里面的各色人物，假道学教授，迂腐尖酸的知识分子，懒惰的寄生虫，到处花画大饼的投机者，现在依然可以对号入座，以于观、杨重、马青为代表的青年们打着“低俗”的大旗，他们拒绝把理想与一些宏达的目标绑在一起，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蔑视并嘲笑崇高，当赵教授断定他们一定很痛苦的时候，于观说我们一点也不痛苦，他们追究的是快乐，而不是某个被强加的使命。

《顽主》用纯粹的纪实美学手法包裹着一个“高度荒诞却又因此近乎现实”的故事。北京的每一条大街上最为随机的人群：发型夸张的青年、腿上的刺青、跳舞弹吉他的人、保姆市场里的农村女孩、滚滚的车流、穿着“没有外汇卷券T恤的老外……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在高楼大厦的玻璃反光上扭曲成怪异的形状，城市环境中每一个躁动的声音都在不断汇聚着嘈杂和喧闹，在偷拍式的窥视中被当作典型定格。王朔用最擅长的调侃和反讽，戏剧化的语言加上生活气息十足的表演，把无业顽主们的生活态度发挥的淋漓尽致，上演着后现代式的玩笑。80年代的强悍，玩世不恭的社会青年一张口，侃都是弗洛伊德尼采，跳跃的金句萌发着启蒙性质的大道理。尽管都是停止于抖机灵的段子，用鸡贼破了严肃批评的建树，但牛鬼蛇神的走秀杂烩，后现代手法的意识形态大联欢，依旧是荒诞和震撼。“分裂的意识，却顽固地执着于单纯、诚实的灵魂。城市兴起、意义架空，在一个逐渐现代的世界里，个人需要重新寻找生活的理据。”正如导演米家山所言：“影片中这群病态的人，尽管阅历、身份、知识结构不同，却都因袭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重负，在改革开放、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代洪流中，他们的心态都显得不那么正常，都面临着一个不断调整、不断适应的状态，在生活中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位置。”王朔到底是承袭“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作者，用顽主们程式化的语词打破特定的文化编码系统、颠覆传统赋予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信念系统，用市井化的狂欢诠释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意识形态的产物。

## 二、80年代社会转型下价值标准的思索与突破

影视作品，特别是电影作品在对某一对象、观念进行阐释时，会带有强烈的时代风貌，折射出该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向也会在电影中有所反映。八十年代处于特殊历史时间点，刻画了难以数计的深邃与令人动容的青春。自我意识的觉醒，对美、真理和个性的向往和渴求，对国家、社会发展和对未来的深切期许，启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无数青年怀揣着骄傲和梦想用探索和勇气镌刻了一个国家的青春。与此同时，黑白电视机、喇叭裤、收音机、歌舞厅混合着哲学、美学、诗歌等共谱出一幅物质伴精神的新新图景。在艺术领域里，各类探索实验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去反思过去、关照自我。80年代的种种无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努力。在东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并序下，人们对未来、对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正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将其有机的构筑进文艺作品中。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囊括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凭借其直观多样的视听语言自然孕带出丰厚的思想文化内涵。《顽主》站在八十年代的尾端，借用王朔同名小说中三位“社会闲散人员”踌躇满志的开办“TTT”公司的过程，生动表现了改革开放前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价值观念不断碰撞，人们的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望竞相迭代，以及在这种背景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通过对几组病态人格的聚焦，用游戏、调侃的方式表达出对价值标准的质疑与思考。从个人而言，《顽主》把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对世界的好奇、执着和热情都揉进了100多分钟的胶片中去了。一句话，当时的年轻人是在和整个社会谈着一场朦胧的恋爱。从导演创作实践上来说，他们将前景变为远景，而着眼于对人性深度以人文内涵的开掘和表现，并将他们所掌握的现代电影语言（主要是欧洲艺术电影）与中国传统的诗意风格有机结合，在自由的天空里挥洒艺术个性，一如既往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启蒙思想和对人性主题的思考。与当时要求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一致的。《顽主》作为八十年代的黑色幽默电影代表影片之一，是最具先锋性的，它用银幕的影像力量积极参与着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并且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担忧，但同时又怀揣着美好的希冀。

### 参考文献：

- [1] 陈翼翔. 浅析电影《顽主》中的中国嬉皮“时尚”[J]. 美与时代：美学（下），2022（2）：3.
- [2] 刘胜. 观影记忆里的时代变迁[J]. 当代兵团，2018（22）：1.
- [3] 樊祥鑫. 当电影真正成为电影——浅析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电影的新变化[J]. 视界观，2021.
- [4] 彭为均. 电影放映与社会变迁的路径分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1）：2.
- [5] 金丹元. 新中国70年电影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探索及其变迁[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5）：12.
- [6] 赵军. 文明变革中的电影社会话题[J]. 中国电影市场，2019（6）：4.
- [7] 高先蓉，荀文乔. 电影社会历史批评发展的可能性分析[J]. 青春岁月，2016（002）：66.